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易混淆动作动词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CONFUSABLE ACTION VERBS BASED ON INTER-LANGUAGE CORPUS

刘叔桐¹

LIU SHUTO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shutongliu@gmail.com

肖瑜²

XIAO YU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mail: xiaoyu19782001@sohu.com

Received: 22 August 2024 / Revised: 30 October 2024 / Accepted: 30 November 2024

摘要

动词作为句子的核心成分，在汉语教学中也占据着关键地位。动作动词数量多，偏误现象突出，而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从中介语视角出发，对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中的动作动词进行了全面的误用情况分析。通过综合考量误例数量和相对混淆率，我们筛选出了 59 组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并针对其涉及的 1399 条混淆语料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在等级分布上，高频易混淆词语的等级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 1-3 级的初级阶段。从误用方向来看，单向混淆占比超过八成。尽管双向混淆词对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其混淆误例数和混淆率较高。在词际关系层面，混淆情况相当复杂。在语义关系上，义近类混淆词对约占三分之一，语义相关但距离较远的词对占一半，而语义基本无关的词对约占 15%。进一步地，我们从目的语特性、母语影响、教辅材料及教学问题这四个方面，分析了导致词汇混淆的因素。最后，我们围绕教师、教材和教辅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中介语语料库，易混淆词，动作动词，汉语学习



ABSTRACT

The verb,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a sentence, occupies a crucial posi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ction verbs, in particular, are numerous, and errors associated with their use are prominent, while related research is relatively scarce. This study, adopting an interlanguage perspectiv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isuse of action verbs within a large-scale interlanguage corpus. By considering both the number of error instances and the relative confusion rate, we have identified 59 groups of high-frequency easily confused action verbs and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1,399 confusion instances involving these verbs.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proficiency level distribution, these high-frequency easily confused verbs are generally at lower level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the elementary stages (levels 1-3). Regarding the direction of misuse, unidirectional confusion accounts for more than 80% of the case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bidirectionally confused verb pairs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number of error instances and confusion rates are higher for these pairs. At the inter-lexical level, the confusion patterns are quite complex. In terms of semantic relationships, near-synonym confusion accounts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cases, semantically related but more distant pairs account for half, and pairs with little to no semantic relation make up approximately 15%.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factors leading to lexical confusion from four aspects: target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native language influence,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issues. Finally, we proposed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cused on teachers, textbooks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Keywords: Inter-language Corpus, Confusable Words, Action Verbs, Chinese learning

一、引言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之一，在语言系统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随着汉语学习者水平的提高，学生掌握了很多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它们在语义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别，有的具有不同词性，有的搭配对象上也存在差异，这给汉语学习者带来了许多困扰。

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在词汇辨析方面，主要侧重于汉语本体同义词或近义词的视角。这种辨析多聚焦于同素词或是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汇，同时，辨析过程中所使用的例句和词汇往往较为抽象，难以被学习者直观理解。然而，实际二语习得中，误用现象远超传统近义词范畴，出现了跨语义范畴的混淆。

张博（2007）提出的“易混淆词”概念，拓宽了研究视野，将辨析范围扩展至更广泛的词汇间。近年来，学术界基于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易混淆词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从母语背景、词类、成因及理论等多个角度对词语误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

于特定母语背景学生或是针对少数几组易混淆词的小范围研究。目前仍缺乏从宏观角度对某类词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

动词作为句子核心，其混淆现象尤为突出，李华（2013）数据显示动词混淆在中介语语料库中偏误最多且复杂。因此，从易混淆词角度探讨动词习得至关重要。鉴于研究的可行性和针对性，本研究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动作动词作为调查对象。尽管国别化的易混淆词研究能够揭示特定母语背景学生的特异性易混淆词及其混淆特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然而，在国内学习汉语的学习者来源多样，且多采用“国际班”的混班教学模式。此外，汉语教师也很难精通多国语言。因此，调查研究不同国家、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共同易混淆词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于汉语教师而言，本研究将为他们确定动作动词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加精准地把握学生的疑难点，进而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对于留学生来说，通过揭示动作动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和易混淆原因，留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些动词的准确含义和用法，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提升自主辨析能力。

为了全面理解和分析动作动词混淆问题，并提升词汇教学效率与质量，本研究计划采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¹来调查汉语学习者的动作动词混淆情况。此前的相关研究，如张妍（2006）、蔡北国（2010）和李华（2015）等，因受限于较小的语料库规模²，其数据基础相对薄弱，难以精确识别高频易混淆词对，更无法深入分析混淆成因。

相比之下，本研究采纳的“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在语料类型和容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且标注准确率高、母语背景信息清晰。这样的优势使得我们能够基于充足的误用语料，精确识别高频易混淆词对，并深入剖析其混淆原因，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建议。这一进步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动作动词的混淆情况，也为提升词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文献综述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学者们发现词语误用现象不仅存在于语义关系较近的词语中，也出现于语义关系较远的词语中。卡彭特（1993）首次提出易混淆词的概念，认为易混淆词不等同于近义词，其范围更广。张博（2007）也提出了“易混淆词”的概念，强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语辨析应基于中介语的误用现实，而非仅依赖同义或近义的传统标尺。

¹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由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张宝林教授支持研究，集笔语语料库、口语语料库、多模态语料库于一体。设计总规模 5000 万字，含熟语料 2200 万字，多个层面的标注语料合计约 1.26 亿字。

² 张妍（2006）采用北语研发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欧美学生语料约 15 万字。蔡北国（2010）采用北语 1993 年开发的“现代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总容量为 200 万字。李华（2015）采用北语 2008 年研发的“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总容量为 424 万字。

易混淆词分布特征方面：张博（2008）指出，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有四个特点：高误用频率、广泛分布、词际关系多样，以及误用方向的多样性。其他学者也对不同背景的学习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在词际关系和误用方向上既有共性，也表现出特异性。张妍（2006）针对欧美留学生动作动词和心理动词的易混淆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对多的误用现象最为普遍。申旻京（2011）指出，韩国学生易混淆词中，单向误用多于双向。周琳和萨仁其格（2013）发现，蒙古学习者主要是一对一混淆，且以单向误用为主，江菁（2020）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易混淆词的成因方面：大致归结为三大方面：目的语自身特性、母语迁移效应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在目的语影响层面，汉语词汇中形、音、义的相近性和复杂性是导致第二语言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使用的重要原因。萧频（2008）、赖玲珑（2014）、刘竹林（2015）等研究也均支持这一观点。在母语影响层面，可细分为母语词义位误推、词义域误推、同义/近义词对配关系误推、母语词性及其特征影响、汉外同形词素干扰等多个小类。申旻京（2011）、周琳（2013）、萧频（2013）、张连跃（2014）等对不同语言背景学习者的特异性易混淆词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母语词的词义误推对目的语词语混淆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对于日、韩学生而言，汉字词是导致词语混淆的重要因素。至于其他因素，则主要涉及教学教辅材料和文化差异导致的混淆。

不同国别的易混淆词研究：以某语种或特定国家背景学生的研究非常广泛，其中以韩语和泰语背景学生的研究尤为丰富。英语背景学习者的研究有张妍（2006）、张连跃（2014）等。韩国背景学习者的研究有付娜、申旻京（2011）等。泰国背景学习者的研究有卿雪华（2010）、赖玲珑（2014）等。除了上述地区外，还有日本、印尼、越南、中亚和俄罗斯、蒙古、意大利、法国等背景学生的研究。易混淆词国别化研究中，常使用母语和目的语对比的方法来探究偏误原因。

不同词类的易混淆词研究：既有对某个词类或其下属小类词的研究，也有特定词对的研究。刘竹林（2015）对语气副词，付娜（2011）对“爱”类同素词，冷千秋（2022）对名词，江菁（2020）、李泽平（2023）对动词展开研究，此外还有跨类词及兼类词混淆情况的研究。

经过对上述研究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汉语易混淆词的习得和偏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角度逐渐由宏观到微观，从词义等级、词性、国别、具体到某类混淆词对等，为汉语词汇的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及经验。然而，目前对于易混淆动作动词的研究仍显得相对不足。

动作动词数量多，偏误现象突出，而相关研究较少。根据李华（2013）的统计，动词混淆在中介语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数量最多，且混淆情况复杂多样、分布广泛。现有的易混淆动作动词研究多是少数几组词语之间的混淆情况。针对整个动作动词的混用统计只见于蔡北国（2010）的研究。且由于早期研究采用的数语料库较小，语例数量有限，因此其研究未能明确识别出高频易混淆词对。

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以动作动词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详细描绘这类词汇在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的误用情况，来全面揭示动作动词的混用现象。我们将确定高频易混淆动词词对，深入分析其混淆原因及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以期为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理论

(1) 中介语理论：由美国学者塞林克提出，指的是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形成的动态语言系统，它既不是母语也非目标语，而是随着学习进展逐渐向目标语过渡。中介语产生的原因包括语言迁移、目标语规则过度概括、训练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2) 偏误分析理论：该理论关注学习者因目标语掌握不佳而产生的规律性错误，这种错误反映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平。偏误分析包括搜集、鉴别、分类、解释和评估五个环节，对研究学习者习得过程和规律有重要意义。

(3) 对比分析理论：由美国学者拉多在 50 年代中期提出，他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主要源于母语干扰，因此需要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来预测学习难点和易错点。对比分析包括描写、选择、对比和预测四个步骤，有助于发现母语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干扰，从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效果。

(二)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通过搜集文献著作，对动作动词类易混淆词进行全面的了解，并整合各种角度下学者对易混淆词研究。

(2) 偏误分析法：依托中介语理论，本研究将侧重于偏误分析，对选定的目标词进行系统的偏误统计与分析。

(3) 语言对比法：在分析偏误原因及进行词汇辨析时，我们将对比学习者的母语和目标语，揭示两种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明确偏误的成因，并找到最佳的辨析角度。

(4) 语料库语言学：利用语料库资源，我们将对提取的语料进行详尽的统计与分析，实现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动作动词的混淆现象，并为后续的教学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四、研究结果

(一) 高频易混淆词对的确定

根据 2021 年《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我们深入研究了其收录的 1910 个动作动词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误用状况。结果显示，共有 600 个动词存在混用现象，占比达 31.4%，其中单音节动词 278 个，双音节 322 个，误例总数为 3937 个。为进一步精准分析问题，我们聚焦于高频易混淆词对。

首先，我们根据混用误例数较多的原则进行筛选。张博（2008）指出，易混淆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误用频率相对较高，即出现较多次数的混用误例。具体做法是，将混用动词对成“误用词-当用词”对，并统计每对词的误用次数。我们对所有出现误用次数不少于3次的当用词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共识别出247对“误用词-当用词”词对。参考相关研究，我们设定了8次及以上的混用作为筛选标准。例如：

①*孩子们很高兴，因为他们还没【做】[Cb 坐]过飞机。（当用词：坐）

②*孩子们应该可以自己【坐】[Cb 做]自己的事情，父母在孩子们的身后看着他们，给他们鼓励。（当用词：做）

例①中的误用词为“做”当用词为“坐”，我们用“做→坐”来表示，其中“→”代表混用方向，意味着“做”被误用，而应使用“坐”。语料库中“做→坐”的误用共有29次，符合标准。例②中，误用词为“坐”，当用词为“做”，用符号表示为“坐→做”。语料库中“坐→做”的误用共有5次，没有达到标准。

其次，我们引入相对混淆率的概念，以更全面地评估混淆程度。张博（2008）中提出“相对频次”的概念，与“绝对混淆频次”只计算单个词语的偏误率不同，“相对频次”侧重于考察一个被误用的词语与一个当用词语之间，误用次数占错误词语总使用次数的比例，以此来判断误用比例是否显著。通过计算每对词的相对混淆率，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出那些尽管绝对误用次数不多，但相对混淆率较高的词对。具体步骤为：分别计算前词误用次数与前词总使用次数的比率，以及后词误用次数与后词总使用次数的比率，随后将两者相加得到组合混淆率。例如：

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坐”有5356条使用记录，误用“坐”代替“骑”的情况有19例，所以“坐”的混淆率为0.35%（19/5356）；而“骑”在1028条记录中，有10例被误用为“坐”，其混淆率为1.33%（10/1028）。因此，“坐-骑”这一词对的组相对混淆率合计为1.68%（0.35%+1.33%）。

综合考量误例数量和相对混淆率，我们对所有词对进行了排序。我们将误例数量与相对混淆频率的排名序号相加，依据该值对词对进行重新排序。此排序机制确保了最终词表既反映了混淆的普遍性，也体现了混淆的严重性。

最终，我们筛选出了59对高频易混淆动词词对。这些词对不仅反映了混淆的普遍性，也揭示了混淆的严重性。表1详细列出了排名前20的高频易混淆词对，为进一步的分布特征分析和混淆原因揭示提供了重要依据。

表1 高频易混淆动词综合排序

综合排名	词1	词1等级	词2	词2等级	前词混淆数	前词使用数	前词混效率	后词混淆数	后词使用数	后词混淆率	组混淆数	组混淆率
1	卖	2	买	1	55	1460	3.77%	39	10908	0.36%	94	4.12%
2	游行	6	旅行	2	39	131	29.77%	0	3989	0.00%	39	29.77%



3	回来	1	回	1	51	1868	2.73%	0	3226	0.00%	51	2.73%
4	回去	1	回	1	29	824	3.52%	3	3226	0.09%	32	3.61%
5	出去	1	去	1	37	2439	1.52%	3	45566	0.01%	40	1.52%
6	帮助	2	帮忙	1	15	4722	0.32%	14	338	4.14%	29	4.46%
7	看	1	看见	1	43	21141	0.20%	16	1633	0.98%	59	1.18%
8	见面	1	见	1	23	2798	0.82%	16	2522	0.63%	39	1.46%
9	出	1	去	1	29	1981	1.46%	0	45566	0.00%	29	1.46%
10	走	1	去	1	30	3933	0.76%	20	45566	0.04%	50	0.81%
11	说话	1	说	1	23	2537	0.91%	15	31785	0.05%	38	0.95%
12	发表	3	发言	3	14	208	6.73%	0	207	0.00%	14	6.73%
13	坐	1	骑	2	19	5356	0.35%	10	1028	0.97%	29	1.33%
14	来	1	去	1	54	23713	0.23%	50	45566	0.11%	104	0.34%
15	入学	6	进入	2	13	182	7.14%	0	775	0.00%	13	7.14%
16	帮	1	帮助	2	21	3393	0.62%	10	4722	0.21%	31	0.83%
17	变	2	改变	1	27	2915	0.93%	0	1678	0.00%	27	0.93%
18	吃	1	喝	1	42	14793	0.28%	0	2837	0.00%	42	0.28%
19	访问	3	拜访	5	10	115	8.70%	0	105	0.00%	10	8.70%
20	表示	1	表现	3	10	917	1.09%	4	753	0.53%	14	1.62%

59 对高频易混淆词详情如下:

卖⇒买、游行→旅行、回来→回、回去→回、出去→去、帮助⇒帮忙、看⇒看见、见面⇒见、出→去、走⇒去、说话⇒说、发表→发言、坐⇒骑、来⇒去、入学→进入、帮⇒帮助、变→改变、吃→喝、访问→拜访、表示→表现、保持→保护、学⇒学习、表示→表达、做→坐、去→回、穿→戴、开→打开、增加→提高、做→交、用→坐、说明→说、打⇒做、入→进入、看→见、开→骑、话→说、拍照→拍、求→救、聊天→聊、来→回、带→戴、说→问、会→回、学→上、活→过、往→去、看→参观、过→生活、上→坐、上→去、旅游→游览、打→踢、做→过、叫→教、去→坐、给→送、叫→交、做→玩、和→喝

(二) 易混淆词分布特点

1. 词语等级

我们根据《等级标准》分析了词表中词语的等级。我们发现 1-3 级的初级词汇有 67 个，占 77 个词语的 87.01%，其中 1 级词汇的占比最大，达到 50.65%，误例数量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这提示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加强对初级词汇的讲解和练习。

这些词汇中，包括具有较多义项的动词，如“做”、“打”、“用”和“开”，它们由于含义广泛，容易在不同语境中被误用。此外常用动作动词，涉及视觉、听觉等感知行为的词汇，例

如“看”、“听”、“说”、“吃”、“坐”、“学”、“买”和“卖”，同样存在显著的误用情况。这些动词在日常交流中使用频率高，因此误用的机会也相对增加。

我们进一步分析，将误用词与当用词均处于同一等级的词对界定为“同级别混淆”，而误用词与当用词分属不同等级的情况则称为“异级别混淆”。同级混淆占比 56%，其中一级词汇间的混淆占 91%。

误用词级别高于当用词级别的占比 15%。例如：“*我去大明湖一座寺的时候，那里的导游和游客都很欢迎我，很亲切地和我【说明】[C_b 说]了很多故事。”显然，学习者在应当选用更为基础的一级词汇“说”的语境下，错误地采用了二级词汇“说明”。这一误用现象表明，该学习者虽已学习了这两个词汇，但在具体运用时未能准确区分二者的细微差别，从而导致误用。

异级混淆中误用词低于当用词的占比 22%，级别差距在 2 级之内的占多数。误用词的级别低于当用词的混淆，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汉语学习者学习了两个词，但是没有掌握好两者的区别，进行了误用。另一种为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不太高，还没有学习到应到用到的更高级的词。比如“戴”为 4 级词汇，“穿”为 1 级词汇，汉语学习者在学习的初期，为了正常交流的需要，可能会说“*我今天没有穿帽子”。我们认为这是在词汇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正常交流而产生的混用。我们在分析这类误用词比当用词级别低的误用的时候，要根据语料的整体用词水平，估计汉语学习者的水平，以区分因词义等产生的混淆和因词汇量不足而产生的混淆。

2. 语义关系

依据误用词与当用词在语义上的紧密程度，我们将这些动词划分为两大类：语义相近的易混淆词对和语义相远的易混淆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义的相近与相远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为确保研究的客观性，我们参考了 3 部同义词词典和 5 部近义词词典³的收录情况，若被其中一部词典收录，则视为语义相近的易混淆词对。经过统计，我们发现语义较近的词对共有 20 对，占总词对数的 33.90%。语义关系较远的词对共计 39 对，占比高达 66.10%。

这一数据表明，在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中，以语义距离较远的词对混淆为主。这些词对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义词，但由于其间的某种语义联系，仍容易造成使用者的混淆。其中语义有一定关联的词对有 30 对，占 50.85%。我们根据其大致的语义关系，将它们归类为“说”、“坐”、“入”、“活”、“做”、“路径”及“其他”七个组别。下面以“说组”、“坐组”为例说明：

³ 3 部同义词词典为：佟慧君、梅立崇主编《汉语同义词词典》（2002）；张志毅主编《新华同义词词典》

（2005）；刘叔新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第四版，2011）。5 部近义词词典为：马燕华、庄莹编著《汉语近义词词典》（2002）；杨寄洲、贾永芬编著《1700 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2005）；赵新、李英主编《商务馆学汉语近义词词典》（2009）；方绪军编著《汉语相似词语区别与练习》（2012）；王还主编《汉语近义词典》（2015）。



“说组”有：“说明→说、说话⇒说、话→说、说→问”。该组都和语言说话的行为有关。“说”侧重动作，后接具体的话，可以“说了半天”。“说话”强调的是“说出来的话”，常见的搭配是“不会说话、说话算数”。“说明”是要具体的解释清楚的原因，和“X一下”的结构不能同时使用。需要回答时要用“问”，“说”还有批评责怪的意思。

“坐组”有：“用→坐、上→坐、去→坐、坐⇒骑、开→骑”。组出现的都是乘坐交通工具时的混用词语。“开”的是汽车；“骑”用于需要跨坐的自行车、摩托车、马等；“坐”则用于汽车、飞机、船等；“用”应是受了“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的影响。

3. 误用方向

单向高频混淆是学习者在使用甲词时，把甲词误用为乙词，产生了 8 个以上的误例，同时没有把乙词误用为甲词的情况。双向高频混淆是学习者既会把甲词误用为乙词，又会把乙词误用为甲词，同时都产生了 8 个以上误例的情况。例如：

- ③*《祝福》【表示】[Cb 表现]了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表示→表现)
- ④*车主人想【表现】[Cb 表示]感谢，多给他 10 块钱。(表现→表示)
- ⑤*在南京，我【看】[Cb 看见]了很多交通事故，大多不太严重。(看→看见)
- ⑥*我要考试很快就结束，我巴不得现在就去【看见】[Cb 看]我的妹妹。(看见→看)

在语料库中如例③的“表示→表现”混淆误例有 10 条，符合高频易混淆词的确定标准，而如例④“表现→表示”的混淆误例只有 4 条，不符合高频易混淆词的确定标准。所以“表示-表现”词对中，“表示→表现”为单向高频易混淆词对，而不能定“表示-表现”的双向高频混淆词对。类似例⑤的“看→看见”误例数量有 43 条，类似例⑥的“看见→见”误例数量有 16 条，同时符合高频易混淆词的标准，那么他们就是双向高频混淆词对。

经过统计，单向高频混淆词对共 48 组，占整个高频易混淆词对的 81.36%。双向混淆词对有 11 组，虽然双向混淆词对的数量少，但是它们共有 527 条混淆误例，占全部 1369 条误例的 38.50%。双向的误用也显示了汉语学习者对这些词汇的掌握程度更差，混淆程度更高。同时我们发现双向混淆关系的词对，在不同方向上混淆的数量也不是对等的。例如上文提及的“看→看见”的误例数量有 43 条，“看见→见”的误例数量有 16 条，“看→看见”的误例数是“看见→见”的 2 倍还多。

4. 词际关系

当我们聚焦于单一目标词语进行考察时，有两种基本的混淆类型：“一对一混淆”与“一对多混淆”。前者指的是一个误用词对应一个特定的当用词，同时误例数量达到 8 个以上；而后者则涉及一个误用词与多个当用词之间的混淆，同时误例数量在 8 个以上。例如：

- ⑦*在大学入学考试，我的分数不太好，所以我不能【入学】[Cb 进入]英语系。(入学→进入)



⑧*我不太喜歡【做】[Cb 坐]飛機旅行，因為很貴，但是很快。（做→坐）

⑨*火车上我们很多睡觉而且【做】[Cb 交]了中国朋友。（做→交）

⑩*我的辅导老师也给我【做】[Cb 过]生日和给我生日礼物。（做→过）

⑪*小孩子【做】[Cb 玩]战争游戏，所以现在拿着武器找目标，抬头时看到一只鸟。（做→玩）

⑫*我们还有会【做】[Cb 打]太极，以及别的重要的活动。（做→打）

在语料库中，例⑦展示的“入学→进入”混用中，“入学”只和“进入”这 1 个当用词产生了混淆，同时产生了 13 个误例，所以“入学→进入”为高频“一对一混淆”关系。

例⑧-例⑫中展示的是误用词“做”分别和“坐、交、过、玩、打”四个词语产生误用的情况。它们在语料库中的误例数量都大于 8 个，所以他们是高频“一对多混淆”关系。

经过统计，以单个词为目标词的“一对一混淆”的词对有 40 对，占全部高频易混淆词对的 57.14%。“一对多混淆”共有 12 个词，组成了 30 个词对，占全部高频易混淆词对的 42.86%。其中“一对二”有 9 个误用词，“一对三”、“一对四”、“一对五”各 1 个误用词。从多个词语的角度考察，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混淆”词对共计 17 对，占全部高频易混淆词对的 24.29%。涉及“多对一混淆”的当用词共有 12 个，它们与不同的误用词对成了 35 个词对，这一类别占据了总混淆类型的 50%。

（三）混淆的主要影响因素

1. 目的语因素

(1) 音近造成混淆。鉴于汉语音节相对较少，同音字现象普遍，因此，语音上的近似性常导致词汇混淆。特别是对于母语中无声调的学习者来说，汉语的四个声调区分度不高，也容易产生混淆。经过统计，我们发现音近类易混淆词共有 7 对，音近混淆的词数在所有语料中占的比重不算太高。声韵调完全相同的有“做→坐”、“带→戴”。声调不同的有：“卖↔买”、“叫→教”“叫→交”、“和→喝”、“会→回”。下面以“带→戴”和“卖↔买”为例：

⑬*比赛之前教练忽然叫我，然后给我说：“你【带】[Cb 戴]这个腰带吧，这是我以前比赛中用的。”（带→戴）

⑭*同仁堂是【买】[Cb 卖]药的一家老字号。（买→卖）

⑮*在我生日的时候，父母给我【卖】[Cb 买]了一辆自行车。（卖→买）

例⑬中“带-戴”读音完全相同，还都有把东西放在身上的意思，但是两个词语的语义侧重点不同。“带”侧重于随身拿着、携带，把它拿到另一个地方。“戴”侧重于把东西放在身上（头、面、颈、胸、臂）的结果。正是这种语音和语义上的双重近似性，导致了“带”与“戴”之间的高混淆率。

例⑭、例⑮中“卖-买”是义远类的混淆词。“买、卖”语义相关，都是涉及物品和金钱的交换，但是方向相反，他们之间的语义清晰明确，相关混淆应该是语音相近造成的。同时“买-卖”的字形也相似，两种因素叠加造成混淆程度较高。

(2) 形近造成混淆。与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不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字形复杂程度更高，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颇具挑战。即使对于本国母语学习者，汉字初期的形近字区分也是学习重点。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因字形相近而混淆的高频易混淆词对有 2 对：“卖↔买、求→救”，占比 3.39%。

“卖↔买”在上文的音近混淆已经有了部分分析，除了语音相近，“买-卖”的字形也非常相近。买的部首是丩(乙字旁)，卖的部首是十(十字旁)，差别只有“十”。

⑮*阿福看到妹妹出事，立即跳下水里【求】[Cb 救]妹妹。(求→救)

例⑮当用词为“救”，其义项为“援助使脱离灾难或危险”和“求”的“请求、要求”义项差别明显。“求-救”只有偏旁的差异，应为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误用。在词汇教学时，教师应注意提醒学生分辨形近字。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各种混淆类型不是泾渭分明的，有的混淆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比如“求→救”除了字形相近，其声母发音也相近、声调不同，虽然没有归为语音相近的类别，但是语音方面还有接近的因素，其使用时产生的混淆可能包含有语音及字形的双重因素。

(3) 语义关系造成混淆。汉语中，词根语素起主导作用，这些词根语素多源自古汉语中的独立词汇，部分在现代汉语中仍保持独立使用，部分则演变为黏着语素，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从而产生了大量同素词，如“表示-表现-表达”、“变-改变”等。这些同素词在形式上相似度较高，且语义上多存在相似或相关性，但是它们语义侧重点或语义轻重不同，因此使用起来容易出错，辨析难度也大。例如：

⑰*比如，在我汉人朋友之间，许多的父亲都不常【表示】[Cb 表达]他们的感情。(表示→表现)

⑱*她愉快地微笑，宏亮的声音【表示】[Cb 表现]出她【的】[Cd]活泼的性格和乐观开朗的性格。(表示→表达)

⑲*一个年轻的“失败者”听了他是著名的拿破仑的孙子的时候，他【变】[Cb 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当了一个成功公司的董事长。

“表达”侧重于用语言或文字说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侧重于行为和动作显示出的态度、才能、品质、作风。“变”是客观的变化，变废为宝，沙漠变绿洲，“改变”侧重主观性，是人自己的主观行为。

经过统计，我们发现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中，有 23 对包含相同语素的词，比较平均的分布于语义较近和较远的词对中。语义较近的词对中有 13 对同素词，语义较远的词对中有 10 组同素词，每组中都有 7 对为同素单双音词对。其分布如下：



表 2 同素词情况统计

	语义较近	语义较远
同素单双音	帮助⇌帮、变→改变、 见⇌见面、看⇌看见、 开→打开、聊天→聊、 学⇌学习、	回来→回、回去→回、 出去→去、入→进入、 拍照→拍、说明→说、 说话⇌说、
同素词	帮助⇌帮忙、表示→表现、表 示→表达、访问→拜访、旅游 →游览、旅行←游行、	保持→保护、发表→发言、入 学→进入、

同素词在形式上就相似度比较大，而且同素词一般语义上存在相似或相关。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词汇，同素词在使用中更容易出现错误，同时，其辨析的难度也相对更高。例如：

⑳我去年【旅游】[Cb 游览]了西安，那时我的第二次中国旅游的地方。（旅游→游览）

㉑*我这十年都不住在家里，没有那么多机会【学】[Cb 学习]公公的为人处世。（学→学习）

词语的前后搭配词受到词语意义的限制，常用搭配词语也会不同。例⑳中“旅游”和“游览”虽然都是去游玩，但是“旅游”后面不能加地点，“游览”则可以。我们可以说“我去北京旅游。”和“我游览了北京故宫。”词汇使用的语体色彩不同，也会产生混淆。例㉑中“学习”比“学”更正式，书面语中常用学习，此处谈论的事情较正式，应用“学习”。

（4）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在汉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已掌握的汉语知识往往具有双重影响。这些知识不仅能为学习者的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石、提供便利，同时也可能引发错误，即发生所谓的“负迁移”现象。

以“学-学习”这一对近义词为例。当留学生认识到这两个词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时，如“我决定去中国学/学习汉语”这样的句子，他们或许会误以为这两个词是完全等同的。然而，实际上，“学”和“学习”在某些语境下是不能互换的。比如，“最近学很累”这样的句子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学习”不仅仅是动词，还有名词的用法，如“我的学习很累”。而“学”则没有这样的名词用法。因此，学习者需要更加细致地理解每个词的具体用法和语境。

此外，学习者还可能会将一个词的搭配错误地扩展到其他词汇上。例如，在学习了“打太极”这个词组后，他们可能会错误地创造出“打瑜伽”、“打运动”这样的词组。这是因为他们误以为“打”这个词可以与任何表示运动的词汇搭配使用。然而，在汉语中，“打”与不同词汇的搭配是有特定规则和含义的。比如，“打太极”中的“打”表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动作或方式，而“瑜伽”和“运动”则通常不与“打”搭配使用。

因此，对于汉语学习者而言，为规避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需在学习过程中更深入地探索每个词汇和短语的具体意义、用法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搭配规则。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着重强调这些差异与规则，以协助学习者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

2. 母语因素

除了目的语本身的因素会对学习者产生影响之外，学习者的母语知识同样会在学习过程中引发多重效应，尤其是那些负面效应，我们通常称之为“母语负迁移”。母语词义的负迁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鉴于不同语言间的词汇并非一一对应，学习者常常会将母语中的词义直接映射到目标语言上，从而导致用词不精准。

举例来说，英语中的“visit”一词，在汉语中可以对应“参观”、“访问”、“拜访”以及“看望”等多个动词，但学习者可能会单一地将其与某个动词相对应，忽略了其他潜在的正确用法。如例②中的“看望-访问”：

②*如果是我的家人，我就不会全部地放弃她，绝不只为了拿钱去【访问】[Cb 看望]她。

英语中的“raise”既有“提升”的意思，又有“养育、养殖”的意思，但学习者可能只将其与“提升”对应起来，而忽略了其在特定语境下的正确用法，例如例③中的“提升-养殖”：

③*在我看来，学习历史是走向【养殖】[Cb 提升]自己的必经之路。”

母语搭配规则的负迁移也是学习者常犯的错误之一。不同语言之间的搭配规则往往存在差异，学习者可能会将母语中的搭配规则直接应用到目的语中，从而导致搭配不当。

例如，英语中的“play”可以与不同的球类运动搭配，如“football, basketball”，也可以与乐器搭配，如“piano”。然而，在汉语中，“打”虽然也可以与某些球类运动搭配，但并不能与所有乐器搭配。因此，学习者可能会说出像“打吉他、打钢琴、打足球、打脸书”这样的错误句子。类似地，泰语中的“กิน//kin”对应汉语的“吃”，但在泰语中可以说“กิน น้ำ kin nám”“*吃水”，而这样的搭配在汉语中并不常见。韩语中的“발표 (发表)”类似英语中的“Presentation”，在汉语中有时表示发言的意思。因此，韩国学生可能会将“发表”与“发言”混淆，说出像“*一般汉语课不但每个人都要【发表】[Cb 发言]，而且随便发表意见。”这样的错误句子。

此外，母语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的负迁移也是学习者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可能存在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上的差异，学习者可能会将母语中的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直接应用到目的语中，从而导致用词不当。例如，“help”对应的汉语词汇“帮”和“帮助”是近义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但是，“帮”常用在口语中，而“帮助”则多用于书面语中。因此，像“*我有预订，你可不可以【帮助】[Cb 帮]我找一个房间。”这样的句子就显得语体选择不当。

为了避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学习者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目的语词汇、搭配规则和语体色彩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也需要在教学中强调这些差异和规则，帮助学习者建立正确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此外，多进行语言实践和交流也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3. 教材与工具书



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教材和工具书无疑是他们日常学习的两大支柱。教材作为学习的主要载体,为学生提供了系统的语言知识和丰富的语言实践机会。而工具书,特别是词典,则在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加深对语言知识的理解。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教材和工具书在动作动词辨析词对的收录及辨析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学习词典的收词与语料库中实际发生的混淆情况并不相符。我们发现共有 20 个高频易混淆词对被这些词典完整收录。这些词对只占比 34%。这意味着,那些在实际使用中经常被混淆、需要重点辨析的高频词对并没有在词典中得到应有的关注。相反,词典中收录的往往是混淆情况较少的词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词典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举例来说,语料库中“保持”和“保护”这一对词高频混用了 10 次,然而词典中却收录了混淆频率较低的“保持-坚持”和“保持-维持”词组。具体数据显示,“保持-坚持”间仅有 1 次和 6 次误用,而“保持→维持”间则没有误用,“维持→保持”间有 2 次误用。类似的情况在何珊(2018)⁴的研究中也有发现。我们将所有的部分收录词对的混淆误例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完全没有误用的情况占 50%,8 次以下的非高频混淆占 94%。这一发现揭示了学习词典在收词方面存在的明显不足。

此外,在词典的辨析部分也存在释义词汇较难、英语及拼音的使用较少、条目主次不分等问题:

(1) 释义词汇较难。以杨寄洲(2005)中的“帮、帮助”词对的辨析为例:“帮”和“帮助”分别为 1 级和 2 级词汇,但其注释中却包含了许多高级词汇。“替”为 4 级词汇,“出力”为超纲词。“出主意”位于 7-9 级,而“给以”、“物质”、“支援”分别为超纲词、5 级和 6 级。这些用于辨析的词汇难度超过了待辨析的词汇本身,这对于刚刚接触 2 级词汇的学生来说,理解词典上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

(2) 英语及拼音的使用较少。在初级词汇的辨析过程中,我们主张应以明确区分词汇间的差异并预防使用错误为首要目标。在此过程中,英语或拼音的恰当运用不应被忽视。同样是“帮”和“帮助”为例:常用词典中给出的英文注释往往都是[help;assist;aid],但并未进一步提供详尽的英文辨析。而汉语注释中所用的词汇难度又相对较高,导致学习者在理解一个词汇时,往往需要先查阅和理解另外多个生词的含义,这种做法显然有些主次颠倒。采用英语或母语进行辨析,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习者理解词汇间的精确差异,从而提升学习效率。因此,在初级词汇的辨析中,我们不应局限于“尽量使用汉语”的原则。当然,随着学习者词汇量的增加,到了中高级阶段,可以逐步减少英语或母语的使用。某些词典已经采用了双语注释的模式,如马燕华(2002)在词义说明部分加入了英语注释,同时在汉语例句旁标注了拼音。这种注释方式能够使学习者迅速获取关键信息,显著提高学习效率,并有效降低学习者在面对大量生词时的畏难情绪。

⁴ 何珊.,朱瑞平.《商务馆学汉语词典》辨析栏的选词情况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8

(3) 条目主次不分，多个词语交叉辨析。在分析现有词典后，我们发现其普遍采用了一种事无巨细、罗列所有异同的知识清单式辨析。力求全面、详细地阐述词语间的各种用法和差异。然而，这种方法未能有效地突出重点，可能导致学习者在面对大量信息时感到困惑。以王还 (2015) 对“帮”与“帮忙”的辨析为例，排序在突出重点方面存在不足。最直观，最容易分辨异同的条目排在最后一位。我们认为类似这样最重要、容易理解的区别应该排在前面，让学生迅速的掌握基本的用法，避免大的错误。我们认为，词汇的辨析应分级处理，明确主次。对于那些经常出现且对学习来说至关重要的差异，应优先学习；而对于那些细微且使用频率较低的差别，可以稍后学习。

教材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首先，生词注释中同译词较多，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在理解词义时产生混淆。其次，部分教材在词汇辨析方面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HSK 标准教程》中的词语辨析开始较晚，总体数量和动作动词数量都不高，且存在收录的词对与语料库中实际混淆情况不符的问题。而《发展汉语》则没有专门的词汇辨析专栏，仅在部分课后练习中有近义词汇的选用练习，涉及的动词较少，同样存在收录词对与语料库中实际混淆情况不符的问题。

4. 教学因素

除了前文所述的因素外，教学因素同样是导致词汇混淆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习惯于直接援引词典原文，过度聚焦于语法知识的阐释，却忽视了词汇在实际语境中的具体应用。对于学习者而言，庞杂的语法知识体系往往难以消化与理解，更难以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灵活运用。

其次，辨析方法和手段的单一性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教师倾向于通过大量的习题来帮助学生辨析易混淆词，然而这种方法往往缺乏趣味性和实际性，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和厌倦。而且，仅仅依靠习题来辨析词汇，很难让学生真正掌握词汇的用法和语境。

另外，有些教师在扩展同素词汇时过于随意，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他们可能会一次性引入大量的同素词汇，让学生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还可能导致他们对词汇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

同时，“要么不讲，要么一次讲完”的现象也存在于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对于某些易混淆词汇要么采取回避的态度，避而不谈；要么试图在一次课中讲完所有的用法差异，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往往让学生难以消化和吸收。教师在辨析时应该循序渐进，先解决主要的问题，抓大放小，一步步的引导学生掌握词汇的用法和差异。

5. 小结

本章详细探讨了导致汉语学习者词汇混淆的主要因素，包括目的语因素、母语因素、教材与工具书因素以及教学因素。

ใน目的语因素方面，音近、形近、语义关系以及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均是导致混淆的重要原因。音近和形近使得学习者在听觉和视觉上难以区分相似词汇，而复杂的语义关系和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则增加了理解和运用词汇的难度。

母语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母语词义的负迁移、搭配规则的负迁移以及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的负迁移上。这些负迁移现象往往导致学习者将母语中的词汇用法和规则错误地应用到汉语中，从而产生混淆。

在教材与工具书方面，我们提出了收词与实际混淆情况的不符、释义词汇的难度过高、英语及拼音使用较少以及条目主次不分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教材和工具书在辅助学习者辨析易混淆词汇方面的作用受到限制。

教学因素方面，部分教师过于依赖词典原文和语法知识、辨析方法和手段单一、同素词汇扩展随意等现象均被指出。

综上所述，为减少汉语学习者的词汇混淆现象，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强目的语知识的系统学习、克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改进教材和工具书的编写以及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方法多样性。

五、相关建议

（一）教师方面

1. 树立辨析意识

首先，教师应具备高度的语言敏感性，能够精准捕捉并阐释词汇间的微妙差别。教师应避免使用模糊的语言来描述相近词汇，应避免使用“差不多”这类模糊性表述。例如，当教授“帮”一词时，不宜简单地将其与“帮助”相提并论，声称二者“差不多”。这种做法很可能导致学生误认为这两个词汇在用法上无甚区别，从而在实际运用中产生混淆。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精确性要求我们必须仔细辨别每个词的独特用法和语境。即使两个词在某些情境下看似可互换，它们也可能在语法功能、感情色彩或语体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教师应主动补充相关教学内容。教师应持续提升自我，利用语料库、大数据 AI 等资源，主动预测并补充教材中未涉及的易混淆词汇。有些词汇在教材中并没有列为需要辨析的词汇，同时在近义词词典中也没有收录。但是通过中介语语料库的查询，会发现大量的混淆误例。例如动作动词“吃”和“喝”，尽管在母语者的视角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区分十分明确，“吃”用于固体食物，“喝”用于液体。但在实际教学中，“吃-喝”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混淆误例。学生可能会因为文化背景或语言习惯的不同而产生混淆。特别是在搭配流质食物如酸奶、粥、汤等时，学生往往不确定应使用“吃”还是“喝”。

2. 提升辨析指导能力

首先, 教师应能把握辨析时机。面对学生现场提出的词汇辨析疑问, 教师应结合教学目标和授课计划, 进行全面的考量, 灵活选择即时解答或稍后回复。教师应避免走向两个极端: 一方面, 避免“有问必答”的做法, 因为这可能会使教学偏离既定的课程计划; 另一方面, 也不应一概不答, 以免打击学生提问的积极性, 任由疑惑积累, 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

其次, 专题辨析与随堂辨析应当综合运用。我们提倡专题辨析与随堂教学相结合。专题辨析能更有针对性, 将几个学过的词汇集中在一起辨析,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讲练, 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某一类动词的理解和记忆。但在此过程中, 教师需把握好度, 避免一次性辨析过多词汇, 以免造成学生的混淆。随堂教学则是指在课上, 根据课文中动词的出现情况进行实时的讲练。这种教学方式更为灵活, 可以随教随学, 但是讲练的时间跨度较大, 重复率低, 适合对比较简单或者区分度大的词汇。

最后, 教师应简化语言表述。在词汇辨析过程中, 教师应致力于语言表述的简化与去术语化, 以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法专业术语, 代之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 确保信息传递的直接性与有效性。一些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查阅了相关资料, 但在实际授课时, 直接照搬原文, 使用复杂的语法术语向学生讲解。理想的教学方式是, 教师虽然深谙语法知识, 但在讲解时能够化繁为简, 通过生动的情景模拟、形象的图片展示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例句分析, 帮助学生领会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词汇的用法, 而不是为了辨析基础词汇而被迫学习更为复杂的语法知识。

3. 掌握有效方法

首先, 教师应能综合考量使用各种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 教师需秉持一种开放而多元的视角, 深刻理解“教学有法而无定法”的理念。教师应避免单一、刻板的教学方式。对于每一位教师而言, 他们应当全面、深入地综合考量各种可能的教学方法。这一考量过程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 特别是每个词语的独特属性和内在特点。需要从词语的语境、语义、语用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 选择接收式教学或发现式教学, 最终选择适合的辨析方法。比如, 通过动作演示法, 教师可以实际展示“开”、“坐”、“骑”、“弹”等动作动词的区别; 利用体验法, 让学生在模拟“买”、“卖”场景中, 亲身体验运用这些词汇, 从而更直观地感受每个动词的具体含义; 图片展示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 通过展示与动作动词相关的图片, 帮助学生形成生动的视觉印象, 进一步加深对近义词之间细微差异的理解。

其次, 教师应细化词汇用法。在词汇教学中, 我们需要细化每个词汇的用法, 并提供典型例句。我们要对词语含义进行深入的解释、详尽说明用法、列举常用搭配, 以及明确使用的条件。而不是简单的给出英文翻译, 和一两句例句。例句的数量要充足, 能够全面、多角度地支撑和阐释所学的语法或词汇知识点。每个例句都应结构简洁明了, 语义表达精确, 能够典型地反映所学语言点的核心用法。在展示这些内容时, 我们要注重例句格式的规范和清晰度, 应精心设计布

局，确保信息的条理清晰、易于理解，让学生能够一目了然。例句的内容设计也至关重要。为了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例句应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符合他们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教师需要详细解释每个词汇的具体用法，并提供充足的典型例句来支撑和阐释这些用法。例句应结构清晰、表达准确，并融入地道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句的难度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进行适当调整。过于简单的例句可能缺乏挑战性，而过于复杂的例句则可能让学生感到困惑。因此，教师在设计例句时，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持一定的挑战性，又要避免过于复杂。

再次，应注重及时练习。强化练习环节对于巩固词汇学习与辨析的效果至关重要。我们要遵循“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教师在完成词汇差异讲解后，应安排练习，以确保学生能够通过练习检验其掌握程度。一般而言，课堂时间的分配可以参照讲解与练习 1:5 的比例进行，即每进行一分钟的讲解后，跟进五分钟的实操练习。这样的时间配置有助于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多次操练和使用近义词，从而有效增强对词汇的印象与认知。在选择练习形式时，应避免采用过于自由的造句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能会使学生偏离辨析练习的核心目标，甚至可能引发新的语言问题。为了确保练习的有效性、可控性和针对性，推荐采用选词填空的练习模式。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反馈，适时调整练习的难度和形式，以保持学生的挑战性和学习兴趣。通过持续、有针对性的练习，提升留学生的汉语能力。

最后，应循序渐进及时复习。在进行易混淆词辨析时，要分级学习、逐步深入，及时复习。每次仅聚焦于一个关键差异进行讲解，让学生更专注于当前的学习内容，减少认知负担。及时重复复习，符合记忆规律，能有效的减少遗忘。通过分级学习，教师能够避免一次性灌输过多信息，超出学生的接收和理解能力，以确保学生能够在其认知范围内充分理解和吸收。这种方式类似于“细水长流”，逐步积累并巩固学习成果，而非采用“排山倒海”般大量灌输各种差异知识，虽然看似全面透彻，但实际上学生可能只能吸收有限的知识。

(二) 教材教辅方面

1. 教材方面建议

首先，应精选辨析词汇。我们调查发现，教材中词汇辨析环节所选取的词汇，多基于汉语本体的近义词或同义词，而非留学生真正容易误用的词汇。教材辨析的词汇和我们语料库中通过统计筛选出的高频易混淆词有出入。需要根据语料库中的真实混淆情况，扩大选词范围，将语义关系较远的词汇纳入到易混淆词辨析的范畴之内。

其次，应在初级阶段增设辨析内容。在我们对当前主流国际中文教材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教材在初级阶段往往缺乏对易混淆动作动词的辨析专题，也未设计相关练习。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初级阶段的动作动词混淆现象最为突出。我们建议在初级阶段的教材就应融入简洁而基础的词汇辨析内容。

最后，应优化词汇注解。目前教材中存在只有英语注释，且堆砌词汇的现象，仅凭借注释难以理解词汇之间的差异。应当优化注解，给予例句或用法提示。

2. 词典方面建议

首先，应扩大选词范围。目前近义词词典收录的词汇多是传统意义上的近义词，然而通过我的统计与分析，发现许多语义关系相对较远的词汇也存在大量的混淆情况。我们建议扩大收词范围：从原先的专注于近义词，转变易混淆词。这样的转变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帮助学习者更准确地掌握汉语词汇。

其次，优化对比词对。通过我的统计与分析，我们发现部分被词典收录的词汇，其在实际语料库中的混淆情况与词典中的对比词汇并不吻合。换言之，词典中列出的某些近义词对在实际语言应用中很少出现混用。相反，那些在语料库中频繁出现混淆的词汇却未被词典收录，这就造成了实用性的缺失。为确保词典的实用性，应根据语料库中的实际混淆情况，重新选择和确定需要对比的词汇。

再次，优化注释及例句。目前词典中的汉语释义较难，所用词汇复杂程度甚至高于被辨析的词语。英语注释往往只有 1 两个单词，而且高度重复。存在罗列各种异同，清单式辨析的方式。这样的辨析，缺乏重点，未能有效突出关键差异点。建议词典编纂中应分级处理辨析内容，优先展示高频且重要的差异。

最后，注重手机应用及 AI 在教学中的应用。近年来，汉语学习应用发展迅速，极大方便了学生的学习。字典、翻译类 APP 可以拍照查词翻译，多语种语音互译，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携带纸质字典了。传统纸质字典限制于篇幅，不能收词太多，或者列举太多的例句，也没有篇幅进行练习，但是在 APP 中，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我们建议相关词典能注重配套 App 的开发。让学术研究的成果，能落实到实处，更快速的从理论转为实际成果。

六、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大型中介语语料库中动作动词混用现象的全面调查与深入分析，不仅揭示了汉语学习者在动作动词使用上的高频混淆现象，还深入探讨了这些混淆现象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和教学方案。

1. 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的确定及特征

本研究通过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量误例数量和相对混淆频率，从大型中介语语料库中筛选出了 59 对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词对。这些词对在语料库中的混用次数较高，反映了汉语学习者在实际使用中的普遍困惑。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发现高频易混淆词主要集中在初级词汇，且同级别混淆现象普遍。从语义层面分析，义近类混淆词对占比三分之一，语义较远但有语义相关的词占一半。误用

方向角度发现单向混淆占主导地位，而双向混淆的混淆程度更为严重。词际关系层面，严格的“一对一混淆”较少，“一对多”和“多对一”混淆各占一半。

2. 混淆现象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从目的语因素、母语因素、教辅材料因素和教学因素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导致词汇混淆的主要原因。目的语因素主要包括汉语的复杂语音、字形和语义系统；母语因素则涉及母语负迁移现象的影响；教辅材料因素主要指教材和词典在词汇收录、注释和辨析方面的不足；教学因素则包括教师在讲解词汇时的方法、用语和时机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词汇混淆现象的发生。

3. 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混淆现象及其成因，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和教学方案。在教师方面，我们强调教师应树立辨析意识，提升辨析指导能力，并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图片法、情境举例法等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直观、生动地理解词汇间的细微差别。同时，教师还应注重词汇用法的细化、典型例句的提供以及及时练习和循序渐进的复习。

在教材和教辅材料方面，我们建议精选辨析词汇，融入词汇辨析内容，并设立易混淆词语辨析专栏。此外，还应优化词汇注解，给予例句或用法提示，以提高词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词典编纂，我们建议扩大选词范围，优化对比词对，并改进注释及例句以增强其实用性。

4.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仍然有局限之处。首先，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大型中介语语料库，但语料库的规模和多样性可能仍然有限。书面语语料与口语语料，不同背景、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语料未能区分，导致某些混淆现象或特定学习者的混淆特点未能充分揭示。其次，词汇辨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语义、语法、语用等多个层面。本研究在辨析高频易混淆动作动词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据语料库中的偏误例句，可能未能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导致辨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考虑到上述不足，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扩大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大规模、更多样化的语料库，以更全面地反映不同背景、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语料。

(2) 改进分析方法。未来研究可以增加问卷等形式，弥补语料库数据上的不足。同时扩展其他词类的研究，不仅关注动作动词的混淆现象，还可以拓展到其他类型的词汇。

(3) 人工智能技术及手机 App 的应用。传统纸质字典受限于篇幅，无法收录大量词汇、列举丰富例句或提供充分的练习，而这些问题在 App 中都能得到轻松解决。未来将尝试与相关 App 应用的合作，使学术研究成果更快地转化为实际教学工具，进一步提升词汇辨析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 蔡北国. 中介语动作动词混用的调查与分析. [J]. 世界汉语, 2010, 24 (04) : 526-535.
- 何薇. 现代汉语动作动词及受事主语句研究. [D]. 苏州大学, 2015.
- 李华, 宋柔, 黄志娥. 汉语中介语混淆误用词词类分布考察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调查分析. [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2013.
- 李绍林. 对外汉语教学词义辨析的对象和原则.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 (3)
- 李泽平. 韩语母语者汉语易混淆动词偏误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4.
- 卿雪华, 王周炎. 泰国留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误用例析. [J].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2010, (11) : 132-134.
- 萧频. 印尼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研究. [D]. 北京语言大学, 2008.
- 张博. 同义词、近义词、易混淆词: 从汉语到中介语的视角转移.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3) : 98-107.
- 张博. 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及其研究方法.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 (6) : 37-45.
- 张博. 针对性: 易混淆词辨析词典的研编要则.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 27 (02) : 214-231.
- 张连跃. 英语背景 CSL 学习者特异性词语混淆探因及对策. [J]. 汉语学习, 2014 (05) : 89-96.
- 张妍. 欧美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行为动词、心理动词及其辨析方法研究. [D]. 北京语言大学, 2006.
- 周琳, 萨仁其其格. 蒙古学习者特异性汉语易混淆词及其母语影响因素.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 (01) : 115-124.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U SHUT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 18/18 Debaratana (Bangna-Trad) Rd. Bangphli, Samutprakarn, Thailand, 1054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XIAO Y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Character
	Address (地址)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No. 15, Yucai Road, Qixing District, Guilin, Guangxi, P. R. China, 541004